

匡秀才

今 周節改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匡 秀 才

今 周節改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是根據我國古典文學名著“儒林外史”中的一段節改的。故事描寫一個貧家少年匡超人，他本是一個勤勞、善良、樸實的人。後來他考中了秀才，結識了一些招搖撞騙的“名士”和豪吏潘三，受他們的影響，就逐漸喪失了勞動人民的品質，變成一個薄情寡義、卑鄙無恥的小人。

匡 秀 才

今 周 節 改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78號

中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開本：787×1092 紙 1/32 印張：1—13/16 字數：35,000

1956年5月第1版 1956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00,001—25,000

統一書號：丁10077·235

定價：0.20元

一 他鄉流落

两百多年前，浙江温州府乐清縣大柳庄有一戶貧苦人家，姓匡。老夫妻人很本分，有两个兒子：老大憨頭憨腦，遇事不知輕重高低；老二叫匡超人，从小就聰明伶俐。老夫妻千辛萬苦，省吃儉用，送匡超人念了兩年書。後來家里日子越來越困難，實在念不起了，匡超人就在家里幫着干些雜活，趕上集會做點小生意，一家人也僅僅能勉強餬口罷了。匡老大已然結了親，他的老婆粗細活還能做。匡超人直到二十二歲尚未娶親。老夫妻雖說認為是一樁心事，可是家里窮得連飯都顧不上，哪兒還有閑錢來辦喜事呢？

一天，匡超人在集上聽說有人要把木柴運到杭州去販賣，缺少一個記賬的人。他想：“僻在家里終究不是事，出去闖闖，也許能遇上點機會。”回去跟父母一商量，老夫妻心里雖舍不得孩子出遠門，再一核計，他出去歷練歷練也好。他征得了父母的同意，就央浼人向那賣柴的客人介紹。那人說：“出外作生意，賺錢蝕本也沒有一定，飯有的吃，薪水是沒有的；結算下來，有的賺，總少不得分潤幾個。”他連忙不住口地答應了。臨行時辭別父母，匡老夫妻千囑咐，萬囑咐，叫他一路當心，早去

早归。

誰知那客人在杭州賣柴消折了本錢，被債主逼得失了踪影，匡超人弄得連回家的路費也沒有了。过了几天，眼看吃喝都沒了着落。有道是：“家貧不算貧，路貧貧煞人”，匡超人在杭州孤身一人，举目无親，連个相熟的人都沒有。他想：“总得想个謀生之道，难道沿門乞討不成？”幸虧他在鄉間喜欢看些雜七雜八的書，就在城隍山上擺了一个拆字攤，一天虽找不了几个錢，有一頓沒一頓的，总算对付了几個月。后來，鄉里來信，說他父親病了，希望他早些回去見見面，可是他到哪兒找回來的路費呢？

正是農曆十一月的天气，一般人棉襖都上身了，匡超人却只穿了件單長衫，冻得瑟瑟地抖。那时生意清淡，并无一人前來拆字，他便捧了一本書在念。不想这时來了一个人，一屁股



就坐在拆字攤旁。匡超人放下書本，還當是主顧來了，便急忙問道：

“拆字嗎？”

“我走累了，借你这兒歇歇腿。”

匡超人仔細一看，那人身材高大，面皮發黑，不多的几根胡子，約有四十上下年紀；頭戴方巾，是個已然考中了秀才。于是就說：“請坐，我去拿碗茶來。”說着連忙到茶館泡了一碗茶，送到那人面前，跟着自己也陪同坐下。那人見他乖覺，問道：

“老兄貴姓，可是本城人？”

“賤姓匡，不是本城人，家住溫州府乐清縣。”

那人看他頭戴頂破帽，身穿件破單衫，一副寒酸相，隨即說道：

“老兄，你離家幾百里，在省城干這行業，我看你一天也找不出幾個大錢來，恐怕連吃喝都不夠吧！”那人說罷，匡超人嘆了一口氣，那人又接着說道，“你多大年紀，家裡有什麼人？看你這樣勤學，想必也是個讀書人吧？”

“我今年二十二歲，父母都在，我自己還沒有結婚。從小上過幾年學，因為窮，後來念不成了。”接着他把怎樣在杭州流落的一番經過說了一遍，談到父親病了，沒有錢，不能回家探望，豆子般大眼淚禁不住地掉了下來。

那人听了，也着實為他嘆息，便說道：“你不要傷心，你的大名叫什麼？”

他收了眼淚，把名字說了，連忙又請教那人的姓名籍貫。

那人說：“這你就不必問了，你方才看的那本書，封面上寫的馬純上，就是我的名字，人家都稱我馬二先生。”

匡超人听了這話，慌忙作揖，磕下頭去，說道：“我真有眼不識泰山！”那馬二先生忙還了禮，說道：

“千萬別這樣，我和你雖是初次見面，大家都是讀書人。這拆字一天生意也有限，你何不將攤收了，到我的住處談談？”

“那好極了，請坐坐，等我把東西收拾了。”當下匡超人將筆硯紙盤收了，做一包背着，連同桌凳寄放在對面廟里，便跟着馬二先生到他的住所——文瀚樓書店。

馬二先生到了文瀚樓書店，把房門開開，坐下問道：

“老兄，你此時心里可還想讀書上進？還想回家看看老太爺么？”

“先生，我現在沒吃沒穿，還拿什麼錢想讀書上進？這是不能的了。只是父親生病在家，我做兒子的不能回家侍候，真是連貓狗都不如！有幾回心里難過極了，真恨不得早些尋死！”匡超人說着又流下眼淚來。

“別說這話！只你這一點孝心，就是連天地都會受感動的。——你就在這兒吃飯吧！”當時馬二先生留匡超人吃了晚飯，又問道：“比如你回家，要多少盤纏？”

“先生，我哪里還講多少？只這幾天水路搭船；到了旱路上，難道我還想坐山轎不成？背了行李走，就是少吃兩餐也成。我只要能到父親跟前，就是死也瞑目了！”

“那好辦。你今晚在我這兒住一夜，慢慢商量。”

到晚，馬二先生又問：“你讀過幾年書，可會做整篇的文

章?”

“还勉强寫过。”匡超人謙遜地說。

“我如今大胆出个題目，你做一篇，我看看你筆底下如何，是否可望考中秀才？你可愿意嗎？”

“正要請教，寫的不通，先生休要見笑。”

“哪兒的話，我出个題目，你明天做。”說罢，馬二先生出了題，送他到另一間房睡覺去了。

第二天，馬二先生才起來；他的文章已然寫得停停当当，送了過來。馬二先生說：“了不起，你又勤學，又敏捷。”把文章看了一遍，隨即說道：“看起來你人很聰明，文章寫的有才氣，只是理法还欠缺些。”當將文章放在桌上，从头到尾，一面圈點，一面講些文章的做法。匡超人听罢，連声道謝，便要告辭。馬二先生說：

“別忙，你在这兒終究不是一个長久的办法，我送你点盤纏回去，怎么样？”

“承先生帮忙，能借我一兩銀子就够了。”匡超人感激地說。

“不然，你这一回家，也要有两个本錢奉養父母，才能有工夫讀書。我拿十兩銀子給你。你回去做生意，請醫生看你老太爺的病。”當下馬二先生从箱子里取出十兩一封的銀子，又找了一件旧棉襖，一双鞋，都遞与他，說：“这銀子，你拿回去；这鞋和衣服，恐怕路上冷，早晚要穿。”

匡超人接了衣裳、銀子，兩淚交流地說：“承蒙先生这样相愛，我怎样报答你呢？說句冒昧的話，我想拜你为盟兄，不知你



肯不肯?”

馬二先生听了很高兴，当下受了他两拜，又同他拜了两拜，結为兄弟。留他在楼上，預备飯菜給他餞行。吃着，向他說道：“賢弟，你听我說。你如今回去，奉事父母，总以文章舉業[㊟]为主。人活在世上，除了这个，就沒有第二件事可以出头。古語說得好：‘書中自有黄金屋，書中自有千鍾粟，書中自有顏如玉[㊟]’。現在是什么書呢？就是我們的文章选本了。你

㊟ 舉業 指参加科举考試。明清实行科举制度。一般人不应科举考試便沒有官做。应科举考試要做八股文。一般讀書人中秀才或取得監生資格后，参加鄉試，鄉試考取，便称舉人，又名中舉。中舉人后，可以到北京参加會試，會試取中，便称为進士。

㊟ “書中自有黄金屋” 宋真宗“勸學篇”：“富家不用買良田，書中自有千鍾粟；安居不用架高堂，書中自有黄金屋；娶妻莫恨无良媒，書中有女顏如玉。”

只要好好念書，文章做得好了，先考上秀才，再中了舉人、進士，便可榮宗耀祖。就是時運不好，終身不得中舉，一個廩生^㉔是掙得來的。到後來做任教官，也替父母請一道封誥^㉕。我是百無一能，年紀又大了。老弟，你少年英敏，要聽愚兄的話，將來总要能做个官才好。”說罷，又到書架上細細檢了几部做八股文^㉖的書給他：“这都是好的，你可以拿去讀。”

匡超人看馬二先生給了他銀子、衣服，还这样关心他的前途，心里說不出的感激。他一时真舍不得離開馬二先生，因为急着要回家探望父親的病，只得洒淚告別。馬二先生陪他到城隍山住处取了鋪蓋，又送他出清波門，一直送到江船上，看看上了船，馬二先生才辭別進城。

匡超人過了錢塘江，要搭溫州的船。看見一只船正走着，他就問：“帶人嗎？”

“我們是撫院^㉗大人差上鄭老爹的船，不帶人的。”船家說。

匡超人背着行李正待走，船艙里一个白胡子老头說：“船家，單身客人，帶着也沒关系，你也可以弄点酒錢。”

“既然老爹吩咐，客人，你上來吧。”船家把船撐到岸边，讓

㉔ 廩(力+良)生 中秀才后，經過考試合格，可以成为廩生，補了廩生，每月可得一石米的供給。

㉕ 誥封 古代做官的祖先，親屬都可以得到封贈。这种封贈由朝廷給予文誥，所以称誥封或誥命。

㉖ 八股文 科舉時代以“四書”“五經”命題，有一定格式，一篇文章必須包括八个段落，所以叫八股文。

㉗ 撫院 就是巡撫，管理一省民政、軍政的大权。

匡超人上了船。

匡超人放下行李，向老爹作了揖，看見艙里三个人：中間鄭老爹坐着，他兒子坐在旁边，这边坐着一个外府的客人。鄭老爹还了礼，叫他坐下。匡超人为人乖巧，分外勤謹，在船上搶着做事，一口一声，只叫“老爹”。鄭老爹很喜欢，有飯叫他同吃。

飯后行船无事，鄭老爹說起：“而今人情太薄了，念書的人都不孝順父母。這温州姓張的弟兄三个都是秀才。两个疑惑老人把家私偏了小兒子，在家吵鬧，吵的父親急了，告到衙門里。他两弟兄在府、縣都用了錢，把这事銷了案。虧得縣學里一位老师看不过，把詳細經過报告了撫院大人，大人准了，差我到温州提这一些人犯去。”

“这些人犯一提到，審出实情，府、縣老爺不都要有干碍？”那客人插嘴問道。

“審出实情，都要受处分的！”

匡超人听見这話，心里暗自嘆息：“有錢的人不孝順父母，象我这窮人要孝順父母又沒有能力……”

二 探親回家

过了两天，匡超人上岸起早，謝了鄭老爹。鄭老爹不要他的飯錢。他又謝了。一路曉行夜宿，來到自己的村庄，望見家門，心里說不出的喜欢，两步併做一步，急急地走來敲門。

開門的是他娘。她楞住了，一时望着他說不出話來。匡

超人喊了声娘，連忙跪了下去。他娘定了定神，伸手在他的身上捏一捏，看他穿着極厚的棉襖，才放了心。說道：“自从你跟了客人到杭州去后，我时刻不安！一夜夢見你掉在水里，我哭醒來。一夜又夢見你把腿跌斷了。一夜又夢見你臉上生了一个大疙瘩，指給我看，我替你拿手拈，总拈不掉。一夜又夢見你來家望着我哭，把我也哭醒了。一夜又夢見你头戴紗帽，說做了官。我笑着說：‘我們一个庄稼人，哪兒有官做？’旁边一个人說：‘这官不是你兒子，你兒子却也做了官，可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身边來了。’我又哭起來說：‘若是做了官就見不着面，这官就不做也罷！’哭着哭着，就哭醒了，把你爹也吓醒了。你爹問我，我一五一十地說了，你爹說我想痴了。不想就在这半夜你爹就得了病，半边身子不能动，如今还睡在房里。”

外边說着話，匡太公在房里已听見兒子回來了，頓時那病就輕鬆了些，觉得有些精神。匡超人走到跟前磕了头，叫一声：“爹，我回來了！”

匡太公叫他坐在床沿，細細地告訴了他得病的緣故：

“自你去后，你三房里叔子就想買我这房子。我心里算計，把这房子賣了，另外尋間小屋，剩几两銀子，等你回來，做个小本生意。旁人向我說：‘你这屋緊靠他屋，他既打算買你的，讓他多出几两銀子。’哪知越是有錢的人越想佔便宜，非但不肯多出錢，照時值估价，还要少給几两！分明知道我等米下鍋，偏要殺我的价。我賭气不賣給他，他就串通原業主拿錢來贖房子。你知道原業主是我的叔叔輩。他倚恃是長輩，開口就說：‘本家的產業是賣不斷的。’我說：‘就是賣不断，这几年的

修理費也要認我的。’他一個錢也不肯承認，只要原價贖回。那天在祠堂評理，他居然動手打我！族里有錢的總是幫着有錢的，大家受了三房的囑托，都袒護着他，倒說我不看祖宗的面上。你哥哥又不中用，說話顛三倒四。我受了這口氣，回來就病倒了！自我病倒，家里日用更艱難了。你哥哥被別人慫恿着按原價寫了個退還原屋的契約給他。那銀子零星收來，都花費了。你哥哥看看不是事，同你嫂子商量，如今和我分居另吃。我想自己沒有給他家私，他自掙自吃，也只得由他。他而今每早挑着担子在各地趕集，尋的錢，兩口子還養不來。我又睡在這裡，每天只有出的氣，沒有進的氣。間壁要翻蓋房子，不顧死活，三天兩頭派人來催我們搬家，也不知聽了多少閑話。你又流落在外面，你娘想着，也不知道哭了多少次！”

“爹，且靜靜養病，別着急。我在杭州，幸虧遇到一位先生，他送了我十兩銀子。以後我做點小生意，尋些柴米過日子。三房里派人來催，怕什麼！等我對付他。”匡超人安慰了他爹一番。

母親走進來叫他吃飯，他跟了走進廚房，跟嫂子見過禮，嫂子招呼他喝茶吃飯。吃過茶飯，忙走到集上把剩下的盤程錢買了一只豬蹄，回家煨了，晚上與太公吃。買回來的時候，恰巧他哥哥挑着担子進門，他向哥哥行過禮，哥哥扶住了他，同到堂屋坐下。他哥哥皺着眉向他訴苦：“老爹如今有些變了，說話顛三倒四的。現今人家催房子，他總挨着不肯搬，帶累我受氣。他疼的是你，你回來了，早晚也勸勸他。”說罷，把担子挑到房里去。

匡超人等菜爛了，連飯拿到父親面前，扶起父親來坐着。匡太公因兒子回家，心里欢喜，又有些葷菜，当晚飯菜吃得特別多。剩下的，請了母親和哥哥進來，在太公面前，放桌子吃了晚飯。太公看着欢喜，直坐到一更多天，才扶了睡下。匡超人拿过被單來，就在太公脚跟头睡。

第二天清早起來，拿銀子到集上買了几口豬，养在圈里，又買了斗多豆子。先把豬搗出一个來殺了，燙洗干淨，用刀切开，賣了一早晨；又把豆子磨了一廂豆腐，也都賣了錢，拿來放在太公床底下，就在太公跟前坐着。見太公煩悶，把西湖上景致，賣的各色各样的吃食东西講給太公听；又把各处听來的笑話，曲曲折折地、添枝加叶地細說了一番。太公听了也笑了。过了一会，太公向他說：“我要大便，快喊你娘進來。”

母親急忙進來，正要替太公墊布。匡超人說：“爹不要这样大便了。把布墊在被窝里，大便既不痛快，还要每天洗这塊骯髒的布。”

“我要能站得起來倒好了，这也是沒法子啊！”太公嘆了一口气。

“不用站起來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匡超人說着，連忙到廚房端來了一个瓦盆，盛上一瓦盆的灰，拿進去放在床前；又端了一条板凳，放在瓦盆外面，自己爬上床，把太公扶了橫過來，两只脚放在板凳上，屁股緊对着瓦盆的灰。他自己鑽在中間，把太公的两条腿捧在肩上，讓太公睡得安安穩穩，自自在在地大便；随后把太公两条腿扶上床，仍旧直過來。这样大便的又暢快，被窝里又沒有臭气。他把瓦盆端开，瓦盆拿出去倒了，依

旧進來坐着。

到晚，又扶太公坐起來吃了晚飯。坐一会，服侍太公睡下，盖好了被，他便把从省里帶來的一个大鉄鑊裝滿了油，点起來，坐在太公旁边，拿出文章來念。太公睡不着，夜里要吐痰、喝茶，一直到四更鼓，他就讀到四更鼓。太公叫一声，就在跟前。太公要大便，从前沒有人服侍，就要忍到天亮；現在有兒子伺候，可以随时大便，晚飯也放心多吃几口。匡超人每夜很晚才睡，天蒙蒙亮，便起來殺猪、磨豆腐。

过了几天，他哥哥在集上回家的早，从集上帶來一只小雞在嫂子里煮着；又買了一壺酒，要替兄弟接風，說道：“这事不必告訴老爹吧！”匡超人不肯，把雞先盛了一碗送給父母；剩下的，兄弟俩在堂屋里吃着。恰好三房的阿叔過來催房子，匡超人放下酒，向阿叔作揖下跪。阿叔扶起，說道：

“好哇！老二回來啦？穿得这么厚厚敦敦的棉襖，又在外边学得这么懂得礼節，会打躬作揖！”

“我到家才几天，事忙，还不曾給阿叔請安。就請坐下吃杯便酒吧！”匡超人說。

阿叔坐下吃了几杯酒，便提到出房子的話。匡超人就說：“阿叔別性急，有我們弟兄两人在，怎敢白賴阿叔的房子住？就是沒錢典房子，租也租兩間出去住了，把房子讓还阿叔。只是而今我父親病着，人家說，病人移了床，不大好。現在我們弟兄正急着請医生看病，若是父親病好了，一定赶快把房子讓給阿叔；就算父親是長病，不得就好，我們也得料理料理，找房子搬出去。只管佔着阿叔的，就是阿叔不催，我們住着也不安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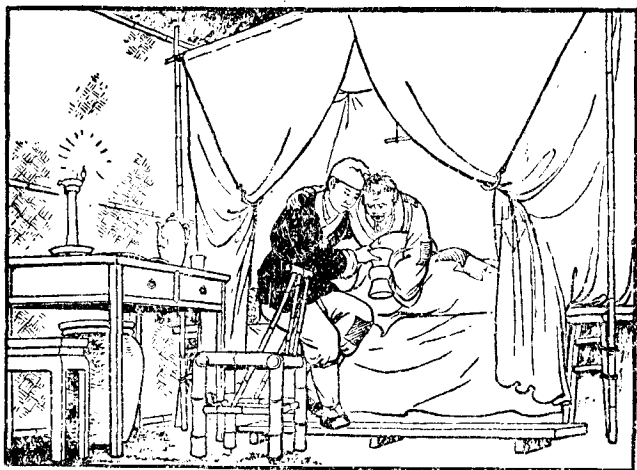
阿叔見他這番話說的中听，又委婉，又爽快，便也沒的說了，只說：“都是自家人，不是我一定要催，因為要一總拆了修理。——既是你这么說，再耽擱些日子吧。”

“多謝阿叔！但請放心，这事总不会过遲。”

阿叔應諾了，要走，他哥哥說：“阿叔再吃一杯酒。”

“不吃了。”阿叔說着，便辭了回去。

自此以后，匡超人的生意很好，肉和豆腐賣的很快，不到日中就賣完了。算計那天賺的錢多，便在集上買个雞鴨，或是魚，來家与父親吃飯。太公是个痰症，吃大葷不太相宜，所以買这些东西。就是猪腰子、猪肚子，倒也不斷；請医生吃藥那就更不消說的了。



太公日子过得称心，每天日夜大小便都是兒子照顧，大便秘时一定是匡超人跪在跟前，把腿放在肩头上。太公的病好了

許多，就和两个兒子商議要找房子搬家。倒是匡超人說：“父親的病才好些，索性等再好几分，扶着起來走得動，再搬家也不遲。”那邊人來催，都是匡超人支吾過去。

這匡超人精神最足：早上做生意，夜晚陪父親，念文章，辛苦極了；中午得閑，還溜到門口和鄰居們下盤象棋。一天，正是早飯過後，他看着太公吃過飯；出門無事，正和本家一個放牛的，在打稻場上將一個稻籬翻過來做桌子，放着一個象棋盤下棋。這時有一個白胡子老头，背着手來看，看了半天，在旁邊說道：“喂，老兄這一盤輸了！”匡超人抬頭一看，認得是本村大柳庄保正潘老爹；因而立起來叫了他一聲，作了個揖。

“我道是誰，方才幾乎不認得了。你是匡二相公呀！自從你出門，有一年多沒見着你啦！你爹爹的病好點了沒有？”潘保正說。

“讓老爹掛念着，我爹爹近來略覺好些。不瞞老爹說，我回來半年多，沒事也不敢上門上戶，驚動老爹。”

“我也聽說你回來了。難為你對你爹這麼孝順，做事又勤快……”

“老爹夸奖了。你老人家難得走過來，到家里喝碗茶吧。”匡超人說着，便讓潘保正到家里坐。潘保正又對他夸贊了一番，也就告辭了。

三房里催出屋子，一天比一天緊。匡超人支吾不過，只得同他硬撐了幾句。那邊急了，發狠說：“過三天再不出屋，叫人來摘門下瓦！”匡超人心里發急，又不肯向父親說出。

過了三天，天色晚了，他正服侍太公大便後起來，太公睡